

## 从 东方之冠 到艺术殿堂

叶艳莉/文

再次走近曾经的世博会中国馆，这里已没有当年的喧嚣，这座国家盛典中的标志性建筑已进入日常，进入静美。

还是那一抹灿烂热烈的中国红，还是那一顶堂皇宏伟的“东方之冠”，但一切都已不同。如今，它的日常与静美属于艺术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2012年10月1日，中华艺术宫正式开馆，世博会中国馆实现了华丽转身。

身处上海，却以“中华”冠名，艺术宫的地位不言而喻。中华艺术宫的前身为上海美术馆。从浦西的上海美术馆到浦东的中华艺术宫，展览面积从0.6万平方米到6.4万平方米，这一“脱胎换骨”，可说是上海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中国馆改造成艺术宫，在规模和配置上接近国际著名艺术博物馆的水平。随着一系列国宝级珍品的露面，人们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的艺术容纳力与成就。

艺术宫充足的空间给了馆内陈列与展览更多的可能。谋篇布局有了更自由、更独特的处理方式，而一些通常难以安置的艺术“巨制”或“异制”也可以得到完美呈现。27个展厅就像27张巨幅画卷，描摹出如春林般美好而丰盛的艺术画卷。艺术

宫的展厅主要位于0米层、5米层、33米层、41米层和49米层，游客可以坐电梯上下楼，乘坐直达升降电梯到49米层，然后从上往下依次参观，是较好的选择。

在展厅间流连，沐浴着艺术的历史温度和当代活力，只有“震撼”两个字可以形容。对普通观众而言，最有吸引力的是位于49米层的多媒体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自世博会闭幕后，多媒体版《清明上河图》就永久落户于这里，原本静态的画面，居然“动”了起来。长达128米，高达6.5米，将原作放大近30倍的活动画面分为白天与夜晚，日夜循环轮播，下方营造出一条波光粼粼的虚拟汴河，与长卷互为启合。画中的每个人、每件物都被赋予了生命，人们在谈笑、在行路、在玩耍、在生活；水在流、船在摇、马在走，驼队在有条不紊地穿过……这已经不是在看一幅画，而是在看一部演绎大宋盛世繁华的电影。传统美术与现代技术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，让人惊艳不已。

艺术宫的常设展览有“海上明月共潮生”“江山如此多娇”“中国艺术的文心与

诗意”“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成果展”“名家艺术陈列专馆”等，凝聚着中国美术的精粹，展现了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史的辉煌。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开放城市，海内外重要的美术家几乎都与这座城市有关，他们留下的许多作品既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印证，更是东方审美独特价值的呈现。

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心仪的作品，就拿我自己来说，吴冠中是我喜爱的画家，当我在馆中看到众多他的作品，以巧妙的点、线、面，炉火纯青地塑造出一幅幅美景，东西画风浑然一体，不由击节赞叹。吴冠中是拍卖市场的宠儿，作品屡屡以千万元乃至亿元成交，得一已不易，现在如此多的作品荟萃一堂，殊为不易，从中

亦可窥得艺术宫的分量。

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书法、雕塑、装置艺术……艺术宫秉承着上海海纳百川的气质，向世界开放着怀抱。异彩纷呈的艺术品汇聚在这顶以大国崛起的姿态高耸立的华冠中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。一座“全球华人美术的雄伟殿堂”，正在诞生。



## 功利尽落

黄小帅/文

渐渐地，缕缕炊烟将天空染成了烟青色，慢慢隐入时间流逝的韵致。轻轻合上厚厚的书，独坐窗前

静静地，如潭水般的夜空里，只见几颗可怜巴巴的星星眨着眼睛。忽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如花开的曼妙，清水中便惊起点点银亮的涟漪。一束束，相继在烟青色的大幕布上绽开，由最初的一点亮光，冲上云霄，自由地向四周伸开。七彩玫瑰，闪着璀璨陆离的光芒。整片天空和四周的空气都在为之喝彩，回荡着它的战歌。

涟漪过后，潭水终会归为平静，烟花也如昙花，是瞬灭的。偌大的云天里，终只留得大片烟青的余烟，随风弥漫、四散。慢慢地，夜空依旧，深邃安详，恬静隐耀。

忽然之间有点不适应这寂静，开始焦虑，四处搜寻烟花的背影，却触不到，哪怕一丝痕迹。

制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，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誓扫匈奴不顾身，五千貂锦丧胡尘。回眸历史，多少次的风起云涌，多少次的云卷云舒，三千赤壁，金戈铁马，都会归为平静，化为历史风烟。

有何值得较真呢？何不放下功利，轻松生活！

晋大司马陶侃之后，陶渊明，满腹经纶，天性高雅。其志不在朝堂，但望着家徒四壁，为供养家小，作别故土，踏上二十年的仕途生涯。身居官场，站在满朝文武勾心斗角的风口浪尖，面对昏暗的官场，三出三归。鄙弃钱财万贯，轻视佳肴美酒，望着君主的纸醉金迷，他终不为五斗米折腰，高吟“田园将芜胡不归”！既自以心为刑役，奚惆怅而独悲？的感慨，归居田园，以山为体，以水为盾，返璞归真。

竹篱密密，杨柳依依，烟云舒展，菊点宁静。饮酒，吟诗，滚滚红尘的阵阵厮杀，只不过是窗前的一阵风，一阵雨罢了。世与我而相遇，门虽设而常关。陶渊明找到了自己的生活，在寂寞中守住了纯洁的灵魂。

曾看到这样一段话：人的一生中，可贵是勇于承受这世间最美的东西，如爱情、亲情、责任等；可悲的是争抢着去承受不应承受的东西。每当你往自己的篓子里多扔一块小石子，你的脊背就不得不因此弯曲一次，最终篓子里的重量让你只能匍匐于地，过完庸俗甚至可鄙的一生，私欲就成了你唯一能写下的墓志铭。人生充满了劳绩，但人生不只有功利，还有诗和远方。诗和远方是普通生活不灭的烟花，是夜深人静时依然怦然绽放的温暖。

风捻着心事，烟花照亮了心间。也许你会觉得我消极，但一切的功名利禄如烟花终会归于平静，摆正三观，尽力而为便好，不必强求。活出最好的自己。我的人生，不需要浩浩荡荡，也没有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的伟大抱负，更不需要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丰功伟绩。盼，以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的淡然，慰藉我的灵魂！

如果说在等待死亡到来之时，做好了漫长的准备，死亡本身或许减少了很大一部分的痛苦，那么突如其来的死亡呢？就像是在至高点突然下滑，这个时候的死亡，不是一场战斗，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，而我们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

还记得那天，我参与了一场重大事故的抢救工作。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死者，凝重的气氛容不得悲哀，必须全身心投入战斗。门内是医护人员的积极抢救，门外是家属的悲痛欲绝，一门之隔，仿佛是整个世纪。那一刻，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安慰每一位逝者家属，我们没办法用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”去安慰他们，让他们从容地接受这一噩耗。

见证了太多生命的离去，我想，死亡是不是为了让生者更好地活着？那些理由不仅仅是在生命的尽头或者是生命衰弱的时候才变得重要，而是在生命过程中都是重要的。当独立、自理生活不能再维持时，当生命临近终点时，当我们不能承受离别之痛时，当无奈被迫放手时，我们应该怎样去和生命作最好的告别，应该如何做好抵达生命终点前最好的准备？作为医务工作者，面临患者对生命的渴望而无可奈何时，面临家属对患者的离去万般无奈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过渡者？面临生命最后的岁月，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，应该做什么？

死亡是冰冷的，但是生命是有人性的，人性是有温暖的。因为疾病，因为病痛，人性的情感才会更加紧密；因为悲伤，因为曾经痛过，心灵才会得以更加丰盈；而恰恰就是因为死亡，所以生命才弥足珍贵！

我们尊重生命，才会在死亡之际，要做最好的告别！

有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无法回天的生命，看到临终的病人经历种种痛苦，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安抚这一个个面临死亡时不安的灵魂？

我，是一名重症监护室的护士，接触了太多重症病人。那位母亲，才35岁，被确诊肺癌晚期，确诊之日，也刚好是因肺癌去世父亲的祭日。

生命，该如何去承受？她把余日交付给了医护人员，为了多点时日看看年幼的儿女，看看自己的爱人。每天承受着癌痛的折磨，她说，她害怕浑身插满了管子，害怕在最后的阶段，无法和自己的至亲再多说几句，再多看几眼！最后，她走了，拒绝气管插管，拒绝抢救，拒绝了毫无知觉的生存。

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？死亡，并不是医学的无能，而是对生命进程的尊重。生死学大师库伯勒·罗斯曾领悟：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死亡，它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共同点，它也很有可能是医学中最大的不解之谜。同时也是不可触犯的禁忌。

斗不过生死，斗不过自然规律，感情不是拿得起就必须放得下。那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爱。老爷子安慰着病床上患有呼吸衰竭的老伴，不要放弃。他说他害怕从此以后他的生活中没有拌嘴的人，他害怕自己一个人，他说他舍不得，他放不下！老太太言语含糊，老爷子趴在老太太的耳边仔细听着，泪眼婆娑地和我说：“护士，我们想回家了！”我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我不知道老太太和老爷子说了什么，或许是哀求老伴容许她自私地先离开这个世界，或许她是在作最后的告别。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这对老夫妇，我不敢出声，哪怕很轻声的一句“好的”都会打破这个冰冷的沉静。

见证了太多生命的离去，我想，死亡是不是为了让生者更好地活着？那些理由不仅仅是在生命的尽头或者是生命衰弱的时候才变得重要，而是在生命过程中都是重要的。当独立、自理生活不能再维持时，当生命临近终点时，当我们不能承受离别之痛时，当无奈被迫放手时，我们应该怎样去和生命作最好的告别，应该如何做好抵达生命终点前最好的准备？作为医务工作者，面临患者对生命的渴望而无可奈何时，面临家属对患者的离去万般无奈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过渡者？面临生命最后的岁月，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，应该做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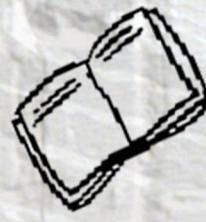
死亡是冰冷的，但是生命是有人性的，人性是有温暖的。因为疾病，因为病痛，人性的情感才会更加紧密；因为悲伤，因为曾经痛过，心灵才会得以更加丰盈；而恰恰就是因为死亡，所以生命才弥足珍贵！

我们尊重生命，才会在死亡之际，要做最好的告别！



朱晓旭/文

谁能舍得生命的滋养，谁能放下陪伴的亲情？放弃对生之美好的期盼，独自上路奔赴死亡的彼岸？死亡，是每一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。人类学家认为，死亡并不是结束了一个可见的肉体生命，同时也破坏了根植于生物人之上的社会人，而社会人恰恰又被集体意识赋予了伟大的尊严和重要性。死亡是我们的宿命，它总会在某一天来临，我们总是对死亡抱着恐惧的心理，我们害怕无法优雅地和亲人告别，和这个世界说声“我曾经来过”！作为医务工作者，我们解救过很多病人，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，然而，总



## 天台国清寺梦春

东门渡/文

对台州的“北三县”，我尤爱到天台旅行。其中，隋代古刹国清寺几乎是每回必到的。至于石梁飞瀑，则是偶遇过两三回。

初访国清寺，我和同学结伴而去。那时，我们正好游学台州府城临海，周末临时起意后直奔天台。在国清寺里，我牢牢地记住了一句话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！它深刻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。不求一时，放眼长远。在漫漫人生路途中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数不胜数，不必心怀执念。

可能是物极必反，我现在信奉的是：人生得意须尽欢！有空的时候，就携妻带子自驾游，一路散心。最近这次春游天台山，行程紧张，来去匆匆，无暇拜访国清寺。但在我的心里，还是勾起一段无法忘怀的红尘往事，那位年少时初识的天台姑娘不由得浮上心头。

春意浓浓的回忆片段，犹如一枕“黄粱美梦”！故事刚起了个头，就戛然而止。冬日里，我与陌生姑娘初次约会。当时，姑娘爽快地答应，陪我登“江南八达岭”台州府城。欣喜的我不记得当天有没有刺骨寒风扑面，只记住了那一股喜悦的温情暖意。本以为这是个好开端，意想不到的是，一次不经意间的牵手，竟打碎了梦想中的美好印象，最后竟成了一个“无言”的结局。这容貌如花的姑娘，伸出的玉手却长满了触目惊心的冻疮。

从此以后，我总会告诫自己，这期望值不能太高，免得到时候失望更强烈。

时间流逝，物是人非！天台国清寺的春意，已经长留在心底。偶尔抽空，我会自驾车前去探

望隋梅。就个人而言，我的梦想略有小成，随遇而安。就家庭而言，我儿女成双，称得上圆满。就工作而言，70后的我虽已年龄奔五，仍忘不了那份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，秉持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原则，继续奋力前行中。

期待来年春天，再度梦游天台国清寺吧。

可以做用力拉伸的动作等等。

出了医院，木棉高兴得都要欢呼了。除了拆掉石膏的手腕和手臂起皱、发白让她觉得碍眼，她的心情好得简直可以跟着白云在天上飘了。

一回到出租房，她就立马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从头到脚。然后，她换上一条白色的连衣裙，自然披散着刚洗过还微微滴着水、散发着茉莉花香的头发，戴上一把遮阳伞，就哼着歌曲像百灵鸟一样飞出了门。

她先去“沈记糕饼店”，因为那里有梅芳最爱吃的油炸麻花。别说整条街，就是整个清江镇，“沈记糕饼店”的糕点都是最有名的。那里平时就生意红火，逢年过节，客人就得排队了。

木棉耐心等了一会，称了两斤油炸麻花，然后直奔三爷发廊。

见到木棉的一刹那，三爷眼睛里闪过一抹惊艳的亮光。

或许一个月都不曾参加户外运动的缘故罢，木

棉明显白了，脸也红晕丰润了许多。加上她披散在肩上的黑黝黝、油亮亮的头发，以及一袭白裙，她就这么撑着浅紫色的伞站在门外，怎么看都像是一幅画。

梅芳呢？木棉很自然地问道。

三爷神情滞了一滞，未及回答，边上一个理发师嘴快：“梅芳五天前。”

三爷立刻用眼神制止了他，然后三爷慢条斯理地接着往下说：“五天前，梅芳去上海找她妈妈了，说是去那里住一段时间。”

木棉眼睛里的光亮暗淡了一些，继而又抬头盯着三爷问：“那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三爷看着木棉急切的眼神，有些不忍。他缓缓地说：“也许很快，也许……久一些。”

木棉对于这样的答案很不满意，但是又无可奈何。她在那里呆呆地站了几分钟，叹了口气，说：

“这是梅芳喜欢吃的，反正她也不在，就给你吧！”

然后把那包油炸麻花递给三爷，转身准备离开。

吃了饭再走吧，都傍晚了！”三爷拉住她的手臂。

## 木棉花开（二十五）

正是那条受过伤的手臂，木棉下意识地嘶了一声，皱了皱眉。

三爷立时松手，着急地问：“没事吧？”

木棉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想去梅芳房间坐一会儿，我想她了！”

三爷迟疑着，但看着木棉哀求的表情，他还是点了点头，把钥匙给了她。继而又有点担心，便随着木棉一起上了楼。

屋内几乎空无一物。一个只是去妈妈那里住几天的人是不可能带走所有行李的，木棉心底突然升起一个不祥的念头，她警觉地回头看着三爷，有点惶怒：“你骗我！”

她确实五天前走的！走的时候没告诉任何人！三爷的声音有点低沉。

是你赶她走的是不是？因为你不喜欢她！木棉的情绪有点失控。

三爷闭着嘴站在那里，没有作任何解释。他看着木棉爬满泪水的脸，想帮她拭去，但又觉得很遥远。他的心又突然莫名其妙地刺痛起来。

（未完待续）